

爱的流泉

云南大理市下关文化馆编



爱的流泉

云南大理市下关文化馆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爱的流泉

尹明举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2插页 212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236-4/I·889 定价: 4.80元

序 言

冯牧

今年初，来自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朋友们，选送一部题为《爱的流泉》的散文选集书稿，希望能够在新中国四十周年的时候作为对于祖国的献礼出版，并希望我在书前写一篇短序，作为对于这本极富民族色彩的作品的推荐，也作为我对于生活在那片壮丽神奇土地上的白族人民及其作家们的友谊的纪念。我怀着一种如睹故人、如归故乡般的亲切之情阅读了这本作品。我想，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本很有特色、很有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作品。我希望并且相信，广大读者会喜爱这本会带给你许多新鲜生活见闻和色彩粲然的美的感受的作品。这本由十几位白族儿女（他们大都是很有成就的作家）所创作的五十几篇内容丰富的散文作品，不仅是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白族文化艺术的一份贡献，而且也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值得重视的奉献。

白族是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初唐时期，就曾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文化艺术上的创造成果，成为当时居住在川南、滇西一带的重要民族。一千多

年以来，白族一直是以其先进的文化水平和生产水平，在这片民族聚居地区起着巨大的影响，对于这片广阔土地的开发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虽然是在一千年以前，白族就曾形成过自己的文字（一种在借用汉字基础上结合白族语言创造出来的独特文字，世称“白文”），而且有一些作品传世；但自明代以来，白族的文人学士都基本上是用汉文字来进行创作的，而且涌现过不少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他们的许多作品，至今尚为人所传诵。

白族人民聚居这的中心是著名的大理和洱海。这是一片凡是曾经在其间生活遨游过的人无不为之心旷神怡和流连忘返的美好土地。我曾经有幸在这片时刻令人梦游神移的地方有过几次使我永志不忘的旅行。我也有幸在这片土地上结识过许多白族朋友，其中有不少热爱文学艺术的青年男女，他（她）们有的后来成为著名的歌手和作家。我后来发现，生活和工作在云南和西南地区的许多作家和诗人，有不少都是白族同胞。其中有的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在我国文坛上卓有文名了。建国以后，一代又一代的白族文学工作者，不断以他们的创作才华，为本民族的文学史书写着新的篇章。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成为在国内外声誉远播的著名作家了。我为此而特别感到欣喜。我感到，以苍山洱海为中心的这片土地，真是一个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于一身的孕育艺术宝藏的沃土。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和创造潜力的兄弟民族当中，会络绎不绝的产生和培育出更

多的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他们虽然已不运用古老的“白文”，而是用汉语来抒发自己的生活感受和艺术才思，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所特有的对于奔腾前进的现实生活，对于雄奇壮丽的大自然的讴歌抒写，感受到一个兄弟民族所特具的丰彩和心声。这一点，是汉民族或其他民族作家的笔所不能取代的。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他们对于云南边陲的生活描绘，《爱的流泉》当中的大多数篇章，就都具有这种色彩浓郁、笔墨清新、感情淳朴的特色。这些作品把我引回到我在云南生活的那些日子，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情景和自然风光，使我回忆起我在白族地区所结识的那些朋友，使我满怀希望和信心地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所获得和正在创造着的新的生命。白族人民的未来是无限美好的。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本引人入胜的作品得以出版，是和大理市下关市文化馆的同志们们的热情帮助分不开的。他们为振兴本民族文学艺术事业所做的贡献，是值得感谢的。

目 录

马子华

书画三记	3
三道红	15
芜城赋	22
血 手	29
堆花酒	37
葫芦笙舞	45

尹明举

爱的流泉	55
------------	----

邴家伦

火的节日	63
大江歌	76
花的天地	85
微 笑	89
竹篁情深	93

种 子.....97

写在哈达上的思念..... 101

张 长

傻妮人的老师..... 107

心花上的蝴蝶..... 111

凤凰花与火把..... 118

沙鸥飘飘..... 124

石 青..... 129

阳 台..... 137

在水波上..... 141

我常凝视窗前的世界..... 146

平民的车..... 150

独行者..... 155

张焰铎

水漫沧海..... 161

高黎贡山的樱花..... 165

历史不会沉默..... 169

火山随想..... 173

海，在笑着..... 176

张乃光

响沙湾遐思..... 185

打雕场上	189
严亭亭	
没有故事的奶子河	195
从白马雪山流出的河	204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209
杨 苏	
高原牧场	225
早 晨	228
山庄夜话	233
长江第一湾的灯火	241
石钟寺里的歌声	246
新疆纪行	252
赵 棣	
玉白菜	271
鸽 子	277
放羊歌	281
圭山行	288
江 声	294
眼 睛	298
段云星	
攸乐山的春天	305

晚 雪

斗门散记..... 317

屈原故里的端午节..... 323

万塔之国..... 330

花..... 337

景 宜

从白蛮部落到摩尔多瓦..... 345

我是中国人..... 350



马骅

白族，原名钟汉，笔名秋星、丘明、扈江篱。云南洱源县人。上海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毕业。一九三三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被捕入狱三次。曾编辑《文学丛报》、《大千》、《驼铃》等文艺报刊。解放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秘书。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七四年返回云南，曾在云南大学任教。现任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著作有《滇南散记》、《颠沛》、《坍塌的古城》、《他的子民们》等十五种。

书 画 三 记

我往年喜爱搜集古字画，但几经生活动荡，社会变迁，居处靡定，遭遇不幸，遂散失殆尽，荡然无存。曾记当年得一册页，作蝴蝶装，装帧华美，内有仇十洲、沈石田等人之绘画，董其昌、王文治等人之书法。确系真迹，并非赝品，解放后售与中央文学研究所庋藏。等到我在北京工作时，前往追寻此项文物，竟已遍寻不知去向。又得滇南文学家方玉润之家书数函，装裱甚精，曾转至李根源世伯，据闻他又转赠方国瑜兄，国瑜去世，不知落于何人之手？不胜念念难忘。

解放前，又求得云南鸿儒书家的墨宝不少，诸如袁嘉谷、李根源、周钟岳、陈荣昌、吴锡忠、蒋松华等老前辈均有题赠，我都装裱悬于斋堂之内。老友周云苍、袁晓岑、李广平的画我都珍藏，但都全丧失了，惜哉！

1954年我的工作调到北京，每日均在琉璃厂（厂甸）消磨时光，又购置了一些古籍和书画，及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即被抄家“破四旧”，用卡车装到机关内当众焚毁。火焰升处，肝胆俱裂。迄今思之，犹有余痛。

解放初期，郭沫若先生和梅兰芳先生，为我书画一把

摺扇的扇面。因此物较小，又放置于不及触目之处，故未被搜去，乃系劫余，故甚珍惜。1974年，我已回滇，经常与茅盾先生书信来往，又求得他写给我的一幅中堂。茅盾先生向来以“不善书法”自谦，为人书写甚为稀少，故为珍藏。现三位老前辈均已谢世，他们的手迹因人而传，此所珍惜，故谨叙始末，以示于世。亦历史文物之韵事也。

—

抗日期间，我在昆明的“昆华女中”任语文教师，认识两位朋友：幸毓庄和王绍尊，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彼此交谊很深，我们都是攻文学艺术的，所以旨趣相投，王绍尊是醉心绘画的，他是齐白石大画师的及门弟子。他的画自然是齐派真传。

1954年我从四川调到北京工作，在京，得和睽违多年的“左联”故交见面，说不出来的高兴，时常往还。1957年我经周扬同志的介绍，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很多次文联的集会上，或电影观摩晚会上，都遇到齐白石老先生。我便以朋友王绍尊的关系，向齐老说明，因而得以瞻仰齐老的风采，承他邀约，到齐老府第多次拜访。他视我为忘年之交，颇得礼遇和厚爱。

有一次，在座间意见到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这位大师的名声以及舞台上的形象，我是自少年到青年的长时间中就非常景仰的。现在得邂逅于齐老座上，得见其庐山真

面，更是欣慰异常。

梅先生当时正向齐老求教学画，他们是既师亦友，相处亲洽。我的情况经齐老向梅先生介绍后，我对他说：“我也是个京剧艺术的爱好者。我对各派老生和青衣的行当十分熟悉，各个剧目的剧词我大都可以记得和唱得出来。只可惜我是一个左嗓子，自己唱不好，但却是懂行的人。虽不能做到‘声有误，周郎顾’的地步，但高下是很清楚的。”梅先生说：“是呀是呀，你是知识广博的人。”我答：“那倒不能那么说，梅老过誉了。”

梅先生那时已经年逾花甲，但我看他，白白胖胖，体态丰硕，穿着一套毕挺的青呢中山装，没戴帽子，头发光亮，没有一根灰白的，看上去简直象四十多五十岁的人。我说：“梅老修养得很好，不知有什么养生和驻颜之术呢？”他笑了笑，说：“我并没有什么养生之术，只是生活有规律一些，常年早起锻炼，而最主要的是我心境宽舒，好不说心宽体胖么？可是，我又怕体胖，影响舞台形象，正愁着怎么办才好咧……。”

梅先生在旧社会为京剧泰斗，蜚声海内外，在新社会成了头面人物（他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为人十分谦虚，待人和蔼可亲，他讲一口道地的普通话，圆润清晰，一点泰州腔也听不出来。尤其因为谦虚对人的缘故，经常都是用“您”、“同志”、“您老”等等的语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梅先生当时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次年夏天的一个

上午，我到 he 家里去拜访。他正伏桌写信，见我来到，马上站立起来，笑脸相迎，握手接待。我说：“梅先生起床很早吧！”他说：“我每天天刚亮就起来了，我的早课多着呢！跑步，打太极拳，吊嗓子，放鸽子上天回旋，我注视着他们在天空飞翔，锻炼我的眼珠灵动。您知道，在舞台上演戏时，眼神是最重要的表演技术。好不说‘眼睛是灵魂的窗子’，内心世界是全凭眼睛透露出来的。”我频频点头，认为所言甚是。

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夏历六月二十七日），天气已经渐渐炎热了，我手里握着才从荣宝斋买得的一柄摺扇。我说：

“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呢！”

“呵，恭喜恭喜，我怎么为您祝寿呢？”

我说：“那倒不必，我想求你画一张画以作纪念！”

他低头沉思一下，见我正摇着扇子，就说：“我的画并不高明，但为了给你祝寿，那就只有献丑了。你这柄扇子不是才买的么？两面都是光的。我就画在扇面上好吗？”

我说：“太好了！太好了！”马上就把扇子递给他。他接过去，把绘画颜料取出来，墨砚打开，坐在桌子旁准备动笔。他沉思一下，自言自语的说：“画点什么呢？”又沉思了一下，抬头问我：“您属什么的？”

“属鼠，壬子年生。”

他笑了，提笔便画起来，先画了一个瓦油灯台，我惊讶地问他：

“怎么画个灯台呢？”

他说：“您属鼠，老鼠往灯台偷油，不是有油水可捞？是吉利的事呀！这不是很好的祝寿画么？”

我着急了，忙说：“不行，不行，画老鼠偷油，这不是‘鼠窃狗偷’么？”

他立即严肃起来，说：“是呀，是呀！我没想到这一点，那怎么办呢？”

他想了一阵，灯台是已经画好了，不能改，只有在灯台周围画了一丛菊花。他说：“灯台象征光明，菊花象征晚节，也还是有意义的，虽然配搭不上，也只好如此了。”

我为他这番说词所说服，也就欣然接受了，后来我又把扇子交给郭沫若先生去题写另一面，他看到梅先生画的灯台和菊花，大笑不止，他说：“真是莫明其妙，不伦不类。”我把前面说的情况告诉郭老，郭老也就默然无语了。他提笔写了一首到朝鲜慰问志愿军作的五言律诗在另一面。这倒也是珠联璧合、两相辉映的事。为此，我曾感而题一绝句记之，诗云：

毫光两面灿筵纨，文哲艺星洒墨丹。

霓裳歌舞成绝调，矫首青天看广寒。

这首诗是在梅、郭两先生逝世后，睹物思人而写的。

我曾多次参观晚会，看过梅先生表演的《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后来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真是技艺不减当年，身段之柔美，音调之婉转高亢，实在是令